

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



铁骑银瓶

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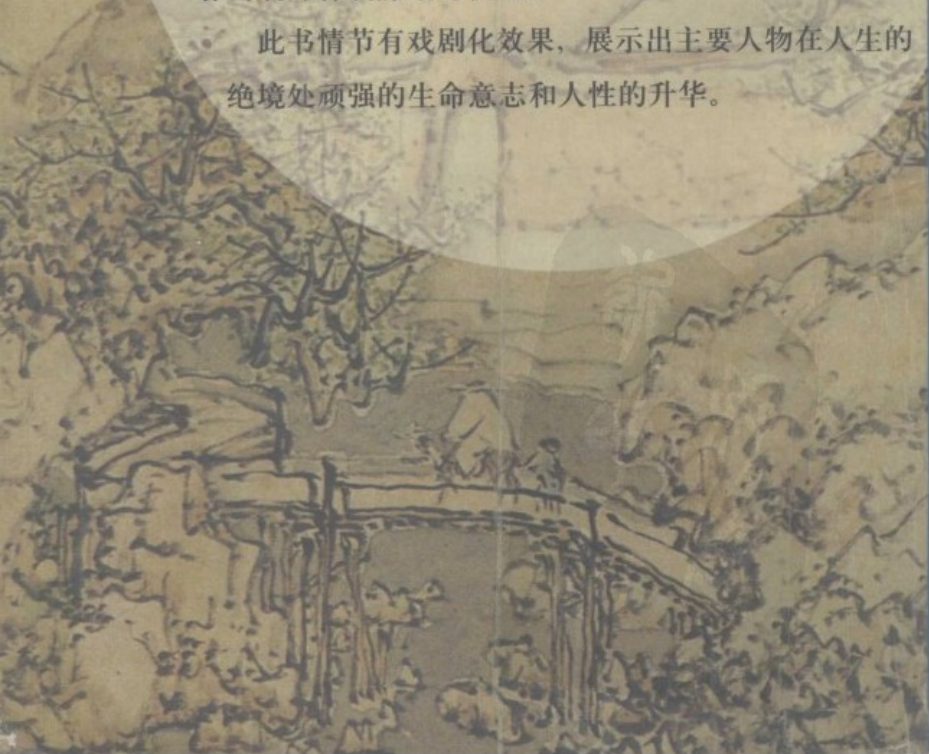


内容提要

清末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。玉娇龙在旅店产下一个男婴，不料被同住的一位官太太偷换，留下初生不久的女婴。玉娇龙发现后已晚，于是将这个女婴抚养成人，起名春雪瓶。

19年后，玉娇龙入关寻子，病于旅途，得到少年武士韩铁芳的照顾。最后，玉娇龙终于知道了韩铁芳就是她的亲生儿子，临死前嘱咐他去寻找春雪瓶。几经波折，春雪瓶与韩铁芳结为伉俪。

此书情节有戏剧化效果，展示出主要人物在人生的绝境处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人性的升华。



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

铁骑银瓶

中

中 册

- 第 七 回 万里天山双剑腾起
· 357 · 无边大漠小龙飞来
- 第 八 回 启亲灵泪沾三尺土
· 410 · 触义愤拳打半天云
- 第 九 回 娇躯宝剑夜战豪雄
· 466 · 浊酒狂歌屈遭缧绁
- 第 十 回 感深交莽汉硬作媒
· 528 · 依巧计崇楼狂挥剑
- 第十一回 冲风冒雪铁骑追车
· 625 · 震海惊山娇娥解难
- 第十二回 达坂城罗衣明往事
· 678 · 甘凉道铁骑访群雄

第七回

无边大漠 小龙飞来	万里天山 双剑腾起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

这段旷野直通库尔勒坡，南来北往的车马行人很多，地下尘土很厚，被秋风卷起来刮在白衣裳上就立即变成灰色的。萧千总的眼睛也刮进了土，闭着眼直流泪，喊着说：“慢着点走吧！忙什么呀？反正不到半个月准能赶到迪化就行啦！”

车上的绣香已拿出三条绸帕来，她自己蒙了一条青的，幼霞蒙了一条红的，雪瓶蒙了一条花的，绸帕罩在乌发之上，被风吹得飘飘地动，越发显得她们美丽。往来的人都十分注意他们，可是一看，便都吓的了不得，都赶紧向道旁去躲避让路。

这时他们的车马分开了，雪瓶与幼霞并骑，两人不住地小声儿说

话。萧千总闭着一只眼，直骂说：“才走这么几步，就有这么大的风，要到了沙漠里可该怎么办？”牛脖子赶着最末的那辆车走着，他摇着头说：“不要紧，由这儿往迪化只过黑水潭，不必走沙漠，绝遇不上大风。”萧千总说：“我在新疆作了半辈子官，虽没走过大戈壁，可是迪化城也去过无数次，道路比你熟得多。只是，我倒不怕，再走几天就得过天山，那我可真有些胆怯！”

一路谈着话，傍晚时就到了库尔勒城，就在这里用毕午饭，搭牛皮筏渡过了孔雀河。顺着驿路偏东向北走，却是遍野的葡萄，叶子铺在地下，如一片绿海似的，而每一簇的叶子底下，都挂着大串的葡萄，车夫都下来摘了很多，萧千总叫车停住，拿了他的一件旧马褂，满满摘了一马褂葡萄，说是预备沿途给姑娘解渴的，他自己当然是大吃而特吃了，牛脖子也大解其馋，也没有人管。

越往北风景越好，果林极多，都像没有主人似的。日色偏西时，来到了一个小镇，雪瓶就问：“离焉耆府还有多少里？”赶车的说：“还有三十多里。”雪瓶催着说：“快走吧！为什么不赶到大地方去歇息呢？”赶车的“谈虎色变”地说：“狼太多，不遇着便罢！如若遇见便绝不止一只，至少是二三十成群，多了能有一百多。那牛脖子跑过来说：“其实我看倒没有什么，咱们车多马多，人又多，都带着家伙，怕什么？连夜走也无妨碍！”

雪瓶倒觉得这个人说话胆气很壮，就想自己的爹爹无论是过沙漠、走高山，她常常是独自深夜行走，可是二十年来也没出过一点事，她口中从来没说过什么怕狼、怕虎的话，而自己也不是深夜没走过路，哪能像车夫们所说如此之甚？她于是就发怒地说：“不行！不能够歇！往下走，今天非得到焉耆府不可！”

这时，萧千总早已经下了马，并且马鞍都摘下来了，他摇着头说：“我可不敢黑夜里走，我饿啦！趁早吃饭，歇一歇是真的！姑娘可别任性，出了门就同不得在家了。那不是库鲁山，孔雀河，那都能算咱们的家，这条路你没有走过，绝对跟咱们那儿不一样！”幼霞也下了马，拉了雪瓶一下，说：“下来吧！就在这儿歇下也好，忙什么？早一天晚一天到迪化还不是一个样？反正三爹爹病在那儿，他绝不会又上别处去。”绣香也下了车，笑着向雪瓶说：“赶车的他们比咱们知道路上的情形，他们的话不可不听。”萧千总又大声嚷嚷着说：“这个市镇也不小，为什么不趁早在这儿找家店房，歇一夜，是又稳妥又舒服。”

雪瓶驳不过众人的意思，也只得下了马，心里却真不高兴，觉得自己只听爹爹的话。听绣香阿姨的话，那还是因为面子的关系，如今却连车夫的主张都得顺从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她生着气，虽然没有发作，但脸儿却往下沉着。萧千总却高高兴兴地去找店房，这里的店房一共有四家，可都是低矮的小土房，院子也极为狭小，连马棚的设备也没有，三辆车虽然能够放在门外，但雪瓶主张无论如何得把马匹牵进店里来，系在门外，她不放心的。

当下萧千总商洽好了一家店，只把黑、白、红三匹牵进院里，其余的骡子、马、车辆就都在门外。赶车的也就都预备睡在车上，那牛脖子却手脚儿很勤敏地在院中卸鞍、喂马。雪瓶看着那匹黑马，又神驰了一会，不禁暗想：这匹马将我爹爹驮出了玉门关，如今半年了，只有它独自回到此地，人却已不见，这总不是个吉兆吧？包袱跟行李也都由萧千总指使店伙们给拿到店里，他跟他太太绣香住一间房，而雪瓶是跟幼霞住在一间屋内。

晚饭后，天渐渐黑了，屋中已点上了油灯，这油灯可比她

家里的蜡烛暗得多了。沏了一小壶茶，姊妹俩坐在炕头休息着闲谈。幼霞就笑着说：“我觉得还是出来玩好，因为能见许多事物，到迪化能多住些日，叫三爹爹带着咱们两人到各处去玩玩，那才更好呢！……我将来一定还要上一趟北京。”雪瓶也抿着嘴儿笑了笑说：“我也是想往远地方去，我不大喜欢新疆啦！”幼霞说：“其实新疆也不错，听说东边的地方都没有这么宽敞，东边的人也羡慕到咱们这地方来，不然，你想那姓韩的，他是东边的人，可是他为什么给三爹爹送东西回来，那是因为他自己也想来这里。咱们因为是在这儿生长的，住久了，才觉得不好！”

雪瓶听了幼霞的话，她的眼前忽又浮现出那姓韩的英俊少年的影子，她深深地关怀那个人的生死，不禁有些痛心。幼霞突然拿手打了她一下，问说：“为什么你又皱眉？我看你心里有什么事似的，近两年我看你好像变了样子，记得你十七的时候我十五，三爹爹带着咱们到山上打猎，那时山上满是雪，你一个人在前跑过了两座山，三爹爹大声叫你，怕你滚下去跌死，你都不听，你只是哈哈地笑。你还放鹰，抓狐狸！……现在你真成了小姐啦！”她的白润的微胖的脸歪着，鼓着小嘴，瞪着明丽的眼睛。

雪瓶的双颊却不禁烘起来两朵红云，也以更明丽的眼睛反瞪她，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……我的心里不痛快！”幼霞说：“这两年你都不痛快？”雪瓶点点头，神情黯然地说：“难道你会不明白我？这两年来，我爹爹在家除了发愁，就是生病，话又不对我明说。我的心里怎么能够痛快，高兴？如今，……我还总有点心里不安似的，万一要是到了迪化，找不着可怎么办？”幼霞说：“一定找得着，赛八仙的卦没有个不灵的。”

雪瓶把眉皱了一皱，又说：“还有那姓韩的……唉！”幼霞越发瞪她，并且含笑闭着嘴，鼻子哼哼了两声，又把脸儿低下

说：“我明白了！……”雪瓶突然用力推了她一下，幼霞躺在炕上拿手绢捂着脸格格地笑，雪瓶劈手将她的手绢揭开，趴在她的脸边说：“你不能胡说！我是想，姓韩的既是我爹爹的朋友，他们在白龙堆遇见大风失散了，来送东西，也是一片好意……”幼霞笑着。雪瓶又说：“我就恨那天那些人在里边乱搅！”

幼霞忽然正色说：“可不准你说！咱们细细评一评，那天姓韩的在赛马的时候搅乱，要按照我们的老规矩，就得把他弄死，他还偷了人家的马，又抢去了我姊姊的马！……”雪瓶说：“那些事我不管，不过我觉得他去找我，倒是一番好意。当时大家就应当别嚷嚷，叫他跟我说明详情。”幼霞说：“这也容易，我姊姊已经找他去啦，他绝没有我姊姊的路径熟，我想一定能把他捉回来，咱们由迪化回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看见他！你放心！”雪瓶说：“我不是不放心，只怕你姊姊把他捉回去的时候，你们那些人一时气忿，就许把他打死，那不是把好人给害了？”

幼霞也愁闷了一会又说：“我想有我姊姊，别人不至于把他弄死？……”雪瓶发着怔，对于韩铁芳真是不胜地关怀。幼霞又笑着说：“管他呢！咱们对他何必关心！”她又坐起来喝茶。雪瓶也不再说了，心一下飘到迪化，又忽地一下飘回尉犁城，及库鲁山的那片草原。

窗外是静悄悄地，没有人说话，看这光景，总到二更天了。雪瓶下了炕，想去关好了门插关，但忽然听见院中好像有脚步声，她就将门开了一道缝，只见天上乌云满布，遮住了月色，而隐隐看出院中是那牛脖子，他的草鞋擦拉擦地走到了那匹黑马的旁边，雪瓶蓦然开了门，问说：“你是要干什么？”牛脖子吓了一跳，回身看了看，说：“啊呀！小王爷！啊小姐！我想趁着这时候把三匹马刷干净，因为明天早晨就要到焉耆

府，马太脏了，要叫人家笑话。明天一清早就得走，我又没有工夫，趁着这个时候，我……我这个人就是，既吃人家的饭，花人家的钱，我就一点也不敢偷懒。”雪瓶点了点头，这时又听外面有人轻轻敲门，叫着：“牛脖子！牛脖子！”牛脖子说：“萧老爷回来啦！”他赶紧跑了去开门。

这里雪瓶退了一步，随手将门掩上，向外偷听，就听牛脖子悄声问说：“怎么样？”萧千总也悄声说：“还不错！就是地方太小人太多，钱赌得倒还地道，那个坐庄的以为我是个傻老，又瞧我有钱，想要吃我，我看他做宝的时做耍弄鬼，我就拿眼睛瞪住了他，他一点也没敢做。”牛脖子赶紧又问：“赢了他多少？”萧千总说：“大概赢了有五六吊吧！来给你二百钱，买酒喝！”牛脖子道声谢，又问说：“明天咱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萧千总说：“天一亮就得走，因为小王爷是急性子，太磨蹭了她要发脾气！”牛脖子说：“那么我就得赶紧刷马。”萧千总说：“好啦！只要你勤快点，到了迪化你要是仍然没有饭吃，我还可以给你想法子呢！”

雪瓶的屋里此时已吹灭了灯，幼霞趴在她的耳边埋怨萧姨夫好赌钱，又耽误工夫又误事。雪瓶却说：“暂时没法子，只要到迪化，能见着我爹爹，咱们就同他们离开，回去时也不跟他一路。万一见不到我爹爹，必需到别处去找，那也只咱们两人一同骑着马去。不能再跟他们了。”这时萧千总进到屋里，大声叫那已经睡了的绣香，他又哗啦哗啦地数那赢来的钱。雪瓶跟幼霞全都很生气。窗外却听那牛脖子慢慢地擦着脚步，及轻轻刷马之声。窗上又现出一些朦胧的月色，她们便睡着了。

次日早晨起来，雪瓶到院中一看，就见牛脖子躺在地下睡觉，如同一只死狗似的，那匹黑马倒刷得很干净，黑毛都发着亮，可是他也只刷了这一匹，白马和红马他全没有刷。雪瓶叫店家来打洗脸水，那屋里的绣香也起来了，不住地叫她的丈

夫，连推带叫，半天萧千总才醒来，地下睡的牛脖子也爬了起来，店家问他吃早饭不吃？萧千总却隔着窗户说：“千万别给预备！我们不吃，我们还要到焉耆府下馆子吃去呢！”当时他就一边扣着衣裳纽子走出屋来，反倒催着别人，他乱嚷嚷了半天，店里店外又忙乱了一阵，这才一切都收拾好了，于是又于晓雾茫茫之中离开了这座市镇。

雪瓶仍跨着白马，穿的仍是昨日的那身衣裳，幼霞却又另换了一件小衣裳，显得她更娇小艳丽了。雪瓶就说她：“你穿得这么漂亮干什么？到了焉耆府绝没有人看咱们。这天气，说不定待一会就下雨。”幼霞却说：“我因为那件衣裳都叫风给刮脏了，我才换这件，你别以为我是为图好看。”雪瓶笑了笑，没再言语，便缓缓地挥鞭，傍着第一辆车走。沿途的草愈茂盛果木也愈多，二十余里就到了天山南麓的大城焉耆府。

进了城，萧千总首先就找了一家很大的饭馆，让大家进去吃早饭，他还大喝其酒。雪瓶跟幼霞是凭窗看街上的景象，就见街上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都很多，马中尤有良马，不在她的那匹白马之下。车辆上有插着三角形白布旗子的，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字号，雪瓶晓得这都是镖车。又见往来的有哈萨克、旗、汉各式服装的妇女，所穿的衣服也都比尉犁县的妇女讲究得多。饭毕，萧千总喝得脸通红，那牛脖子的一副泥脸儿在这阴霾的天色之下，显得更是晦暗难看。

出了焉耆城，车马向东北走去，见大道之旁又是广漠的草原，蒙古人畜牧的马匹无数，黑压压弥满了原野，雪瓶与幼霞看了，就不胜的羡慕，因为这一种壮观，确实比她们那库鲁山阴要伟大得多。因为贪看路旁的风景，又因傍午时落了一阵雨，所以走得很迟缓，到晚间才进了库车尔东边的一个市镇，萧千总又抢先找店住下，他并向店家打听这镇上有没有赌局。当晚仍无月色，那牛脖子也没在半夜里刷马。次日起来，窗纸

上觉得黑得很，是幼霞先起来的，她开了门向外一看，就觉得吹进来一阵寒风，她不由向后退了一步，说：“哎哟！天气变了，可真冷！下了雨啦！今天咱们还能往下走吗？”

雪瓶很觉得诧异，因为此时实在冷得利害，昨天的天气还如夏季，而此时竟似深秋，她赶紧打开包袱，自己穿了一件红灰的夹小褂，也叫幼霞多穿上点，幼霞就穿上了一件云青的夹衣裳。雪瓶因为没听见雨声，她不信，就穿上鞋下地向外一看，不由得就笑了，说：“下这么一点点雨，咱们就不走了，那几时才能到迪化呀？”她出了屋，只觉得阵阵的寒风把那牛毛一般的细雨洒在她的脸上，倒觉得很舒畅，而且有精神。不过天上的阴云实在是又厚又多，连一只鹰，也看不见飞。地下那牛脖子大概在半夜就被雨给淋得冻得醒了，现在是蹲在房檐下，缩成了一团。雪瓶对这人倒不禁发生了怜惜。

待了一会，萧千总住的那屋子的门也开了，萧千总披着一件大棉袄，一边打着呵欠，一边由屋中走出，他看这天气就不住地发愁。雪瓶就说：“萧姨夫，你要有旧衣裳，就快给这人一件穿吧！”她指着那牛脖子，说，“天气忽然变冷了，他穿着这身衣裳，可怎么能跟着咱们往下走呀？”那牛脖子虽然没有说话，可是也翻着两只可怜的眼睛不住地看雪瓶，又看萧千总。萧千总却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们这回出来，也没有多带来衣裳，除了这件大棉袄，是为挡寒的，其余都是我的官衣，他怎能够穿？”

正说着，他的太太绣香从屋中出来了，手拿着一件酱紫色团龙缎子的马褂，可都已很破了，说：“这件衣裳你还要吗？送给他穿吧！你也别一点好事都不作！”雪瓶也说：“对了！萧姨夫你别太吝啬，到了迪化，我叫爹爹给你厚厚地送些礼，多送你些绸缎，你爱做多少件做多少件！”萧千总说：“姑娘你这话简直是骂我！我一点也没有心疼衣裳。只是天气冷，一来是

因为这个地方靠着天山，二来因为这场雨。等雨住了，咱们过几天到了迪化，姑娘你不信，那时还是得穿单的。牛脖子这家伙又跟我一样，是个赌鬼，我虽然赌，可还没输得当了裤子，他有了这件衣裳，就算有了赌本儿，他今天非得把它输出去不可，输出去倒还好，他要是赢了钱，那咱们可就支使不动他啦！我最知道赌鬼的脾气。”幼霞趴在屋门笑着说：“因为萧姨夫你就是个赌鬼。”萧千总还笑着说：“对啦！”当下那牛脖子过来，笑嘻嘻道着谢，由绣香的手中把衣服接过去，雪瓶就叫店家预备洗脸水，做早饭，吩咐车夫们套车。

萧千总却摇着头说：“今儿这天气，怕不能够再往下走吧？”雪瓶发着脾气说：“什么不能再往下走？这样耽搁着，得几时才能到迪化呢？无论如何也要走！”又喊着：“车户们！快套上车！”反向牛脖子说：“备马！”牛脖子穿了夹马褂，高高兴兴答应了一声，萧千总却连说：“不行！再走几十里就是天山，下着雨，山路不定有多么滑，你们又全骑着马，那不是找着往山涧下边掉吗？”牛脖子说：“不至于，里边没有什么山涧。”萧千总骂着说：“胡说八道！你来瞞我？天山六十四个山口，五百零八条山路，我全都走过。山涧数不过来，哪条涧都是万丈多深，再说一到夏天雪都化了，常发山水！”牛脖子说：“这时又不是夏天。”萧千总说：“妈的你们知道什么？山水从六月能发到八月节，直到冻上冰才能止。反正今天咱们不能过山，顶多走到了库尔山，就还得歇下！”

雪瓶回到屋里来，仍然嚷嚷着说：“无论怎样，今天得过天山！”店伙送洗脸水进屋来也劝着说：“您别往下走了，索性在这儿住几天，等到天晴了，往那边去的人多了，您这几位再跟着过去吧！”幼霞却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开店的人就怕客人走，因为住在这儿一天，得给你一天的钱。”店伙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我是好意，我们在这儿开店，难道还不知道这一带地方的

情形吗？”刚要细解说，那三个车夫已一齐来到了屋门外，都向屋里叫着说：“小王爷！”店伙一听见这个称呼，就不由吓得变了色，偷看了春雪瓶一下，赶紧就出去了。

雪瓶向屋外厉声问说：“什么事？你们别说废话，快套上车！”外面的车夫说：“不是我们不套车，是顶多了再走三十里，可不能进山。因为天气不好，山里有大水，有强盗，又有狼！”雪瓶忿忿地说：“你们只会拿狼来吓人！强盗跟山水我更不怕！今天无论怎样我也要过山！你们只要能在今天把车赶过了天山，六天之内若能到迪化，我就加赏你们每人三十两银子，愿意不愿意？你们可快点说！”

三个赶车的一听有这样重的赏额，他们就都不住地发愣，彼此又悄声地商量着，牛脖子已急急去备马，萧千总却慌了，连说：“喂！你们可斟酌着一点，拿定了主意，别只要钱，不顾命！”赶车的人就说：“其实这雨也许下不大，山路也不是遍山都是水，也有很好走的路，山里并且住着不少的人家。”

雪瓶在屋里边洗脸，就一边更着急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走呀？”赶车的说：“走是可以的。”雪瓶嚷嚷说：“那就别废话！快收拾！快赶路！”牛脖子也高高兴兴地说：“马这就预备好了！”此时只有萧千总有些作难，本来是怕到了山里出了事，可是又扭不过众人；而且自己也实在愿意快些到迪化，见见钦差，求钦差在伊犁将军及领队大臣之处说两句好话，自己这个官儿至少可以升一级。

绣香又把他拉回屋去，劝他说：“你不要再拦阻了，赶车的既说是能走，就许不至于有什么事！”萧千总说：“山路上滑，山里有大水，这我倒不怕，我知道可以挑着道儿走，只是……”他变颜变色地悄声儿说：“你是不知道，近几个月来因为咱们那玉小姐离开了新疆，半截山、戈壁虎、蓝脸鬼、马头神，那些个大盗又都没有了顾忌，就像是一群妖魔离开了降魔

杵，他们就都反了起来！沙漠、山路现在都很难走，不遇见了便罢，遇见了就是麻烦！”

绣香先是也变了变色，后来又摇头说：“这倒不必忧虑，雪瓶那孩子的武艺，也不在她爹爹以下，又有幼霞帮助她，我看强盗也都不是傻子，若知道是我们也决不会下手！”

萧千总想了又想，最后是一顿脚说：“好！咱们就闯这一关吧！你也快收拾着！”于是连萧千总都忙乱了起来，厨房里的风匣也加紧地响。不多时车套好了，马备齐了，大家就忙着吃饭，饭毕，由雪瓶从包袱里拿出银子，叫萧千总开发店钱，就一同出了店门。

这时雨丝更细，细得用眼看不见，非得仰面向天，才觉得出雨来，牛脖子穿着酱紫色的团龙破马褂，看那样子至小也像个千总官儿，可是下面穿的那条破裤子又像乞丐，他大声地笑着说：“这点雨，还能算是雨吗？为什么就不走，可也真是！”有个赶车的人也说：“这不是雨，这是山里的霰气变的，只要阴天的时候走进了山里，就是不下雨，人的衣裳也常常弄湿。”

春雪瓶就抬头向北一瞧，只见天跟地都变成一种混沌的灰色，而中间有一条特别深的颜色，那就是天山，还可以隐隐看得出那山岭起伏绵延的形势。车马一齐向北走，两旁的草地浮着一层雨气，犹如一片大海似的，而其中有牛吼声，马嘶声，还有牧人吹着笛子的声音，但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对面跟背后也看不见一个行路的人，更不用说车马了。只有他们紧紧的鞭子、车轮、马蹄的声响交奏着、混乱着，向前缓缓移动。面前雾里的天山是越来越高，那道特别深的灰颜色也越来越显著，走了多时，雨又落下来了，可比早晨的雨大多了，霎时马的身上尽湿，他们身上的夹衣裳也都快淋透了。

萧千总赶紧说：“两位姑娘快到车里去吧！”幼霞向雪瓶看看，问她说：“你愿意上车吗？”雪瓶却摇头，只叫车夫从车上